

最是书香能致远

冯娟

朋友最近在为孩子选书，问我有什么好推荐的。我深夜趴在书房地板上，翻箱倒柜许久，找出了早年读过的三毛、张爱玲、余秋雨和席慕容等作家的作品。打开三毛的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，从那泛黄的扉页里汹涌而出的，不只是灰尘，还有岁月陈旧的气息。

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应该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吧，不知道彼时的自己是真的理解了三毛笔下的深情与勇敢，还是只是简单的被她优美的文字吸引？少年时代的阅读，那些感受是完全能融化进血液里、镌刻在生命中的。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勾勒出了我们对人世最初的感知。

作家肖复兴在接受访谈时说，他的文学启蒙和人生启蒙就是在中学时期完成的。那个时期，他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藏有的五四时期所有作家的散文集，鲁迅、叶圣陶、许地山、郁达夫等诸多前辈的散文断章，都被他抄进了笔记本里。他不但熟读了这些优美深刻的著作，并且还试着用他们的语调，悄悄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散文，这也是他写作之路的开始。

林语堂先生写的《苏东坡传》，读第一遍是在好几年前。我记得那是某一年国庆节假期返乡探亲，宁静的午后，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鸟鸣和市声。母亲在院子里铺了一张竹席，将新打的棉被置于其上，沿着纹路一针针缝下去。我坐在她身边读书，金色的阳光从树叶间洒落。当时，手里拿的就是《苏东坡传》。

我一直喜欢苏轼的诗词，因为有情，亦有味。阅读那些诗词歌赋，亦仿佛随着他看山水明月，逛城郭寺庙，饱览诗书经卷，内心愉悦澄澈。他看见美女，直问人家“汝从何方来，笑齿粲如玉”。他深夜读书，越读越高兴，挥笔写下“读破万卷诗愈美”。他跟朋友彻夜喝酒聊天，小小童仆都累得靠在屏风上睡着了，他还觉得“酒阑烛尽语不尽”……苏轼真是一个难得的又浪漫又深情持重的人。

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里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：苏东坡因“乌台诗案”于元丰三年被投入狱，四个月，贬去黄州。他没有消沉，很快接受了现状，安心在黄州生活下来，日日种菜、耕田，与农人交朋友，饮酒写诗，悠然自得。他甚至觉得，这可能就是他的永生之地了，并准备在此以凡人之姿，坦荡恬然地终老。但仇恨他的人看他活得如此简朴洒脱，便决定让他走得更远，后来干脆将他流放至海南。彼时，海南在世人的心里可是真正的异域啊，那比蛮荒不开化、瘴气遍四野的广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苏东坡为此感慨地说，一只小蚂蚁跳到一个磨盘上面，以为进了大世界，可以年年岁岁，日日夜夜，自此长久。但岂知磨盘一转，它就瞬息不保，一跌便是深渊。他说这话，是暗喻自己当时的状况，但于今时之我们，于每一个在命运中奔走的人，又何尝不是恰当的描述？

樊登读书平台于近日推出《苏东坡传》，我连续听了好几遍。每一次听到苏东坡临终的片段，都热泪盈眶。林语堂先生在书的最后这样写道，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，人的生活也是心灵的生活，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人品，在生活的遭遇中而显示其形态。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，浩然之气，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矣。

今夜桂花又开，米白色的花瓣，小巧而馨香，一簇簇的，又拥挤又热闹。坐在台灯下，翻读手中书卷，内心思潮澎湃。这由一个伟大心灵构筑的人类宝藏，连接历史，通往未来，它们是天梯，亦是梦之浮桥。我沉醉于书香，沉醉于阅读时兴奋又感伤的情绪中，像美国女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在诗中所描述那般，乘着这艘心灵之舟，驶向远方。

快刊发了，所以凡是与孙犁有关的文章必定是我的最爱。朱先生比我尤甚，他说“此书所谈作家，皆系余之嗜者”，恐怕就是指此。朱先生在这本书的《后记》中说，诗经《木瓜》一诗：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……中国人有“投桃报李”的成语，也是与此相关。湖南的钟叔河先生与我相交，我曾寄赠先生拙作一册，先生回赠我一册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，扉页便有先生的题词：“君寄赠大作，以此报之，即所谓木桃也，愧对琼瑶多矣。”我后来据此写了一篇文章《木桃与琼瑶》，表达了对钟先生的敬重。其实，念楼先生题跋中所表达的，乃是他对于周作人文文章的感念之意。先生半生编撰知堂文集，用力甚多，有诸多开创之功，但依然有“愧对琼瑶”之叹。由此也想就自己这些年读书所受前辈的恩惠，进行一番梳理。我因此收罗旧作，编成一集，并也借钟先生之雅意，将之命名为《木桃集》。

读《木桃集》，我还生出一个想法，就是觉得读书随笔也可看作是作者对所读之书的注释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注释，而是掰开了、揉碎了，深挖之、咀嚼之，品出自己的味道。《木桃集》中所写，都是朱先生特别喜爱的作家著作。他有他的识见和独特感受。我们读他这本有关读书的书，不仅可以跟随他亲近这些作家作品，还可以在他的引领下抵达相当的深度，探得隐秘的灵枢，获得审美的愉悦。何乐而不为！

朱先生在微信中谓我为幸福的读书人。从结交读书界师友的角度，从承受师友的提携和帮助的角度说，此话不虚。读《木桃集》就是一种幸福的体验。

金堤

童年读书

魏霞

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，许多单位都在开展读书活动，这不禁让我想起自己童年读课外书的事情来。

记忆中读的第一本课外读物，是一张名叫《城南旧事》的年画。年画上和我同龄的英子留着齐耳短发，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。当父亲把这张年画买回家时，我一下子喜欢上了。那时，我刚上小学，年画上的字大多不认识，于是请求哥哥给我读。哥哥读了两遍后就不耐烦了，嘲笑我是笨蛋，气得我呜呜地哭，母亲就吵哥哥。在这吵吵闹闹中，我了解了《城南旧事》的内容，也逐渐认识了上面的字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，流行较广的课外书是巴掌大小的连环画，我们叫作画册。有一年过年，在城里工作的表姨给了我两毛钱的压岁钱。接过钱的那一刻，我就打定主意用这钱买画册。在镇上上学的哥哥还在寒假中，也没人陪我专门去镇上买，可把我给愁坏了。两毛钱装到兜里怕丢了，放在枕头下怕馋嘴的弟弟拿去买吃的，藏在墙缝里怕老鼠咬坏，给了妈妈怕“充公”。为了守好这两毛钱，我晚上睡觉也不安生，恐怕弄丢了。好不容易熬到哥哥开学，求哥哥给我买回了两本画册：一本是《鸡毛信》，另一本是《东郭先生》。因为还剩余三分钱，我计划攒起来继续买画册。两本画册买回来，我如饿狼一样，囫圇吞枣地看完，然后又像牛一样慢慢地反刍，再从头重新看。机智勇敢的放

羊娃海娃，滥施仁慈的东郭先生，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手中有了自己的画册，就有了与别人交换看的底气。小小的村庄，谁手里有什么画册我一清二楚。因和人交换的次数太多，两本画册到最后已经破烂不堪，再和人交换人家就不乐意了。为了能借到没看过的画册，偷偷地替人写作业的事也曾发生过。

到四五年级时，我阅读的胃口越来越大，薄薄的画册已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，我的眼睛瞄准了真正的书籍。父亲是教师，家里书籍还是有的，堂屋柜子下面就有几本厚厚的经史子集，我也曾翻看过，但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，那书太深奥了，我终究看不下去。有一次，上初中的堂姐不知从哪儿弄了本《少年文艺》，我跟在堂姐后面哀求：“姐姐，姐姐，让我看看那本书吧。大娘让你扯多少猪草，我帮你扯。”为了求到堂姐手中的一本书，我扯猪草比我大四岁的堂姐都快。为此，手常常被猪草勒得红肿。四年级的暑假，我从堂姐手中求得了一本书，名字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，内容至今记忆犹新，讲的是日本人拿中国活人做实验的事，里面的描写甚是恐怖，我读到半截就读不下去了。

“姐姐，日本人为啥拿我们中国活人做实验？”“为啥？咱中国落后，打不过人家。”这是我唯一一本开了头没有读完的

世界读书日 我们一起读书



（摄影）王慧

金堤



生命因读书而精彩

刘云燕

乔治·马丁曾经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：“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，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。”读书的人，拥有更丰富的人生。

不知不觉间，读书与旅行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最喜欢旅行中的自己，放空了心灵，行囊里只装上一两本游记。当我身临其境，再去读这些文字时，那种情景与文字的融合，简直太美了。

记得在一个古镇里，有一家极精致的书吧。不大的房间里，既有舒服的沙发，也有飘香的咖啡，人们可以慵懒地坐在那里。太阳斜斜地照进来，你可以随意地读关于哲学的书、旅行的书，无比惬意。此时，我不禁想起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过，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暗暗设想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

游记、小说及摄影书籍，是我最喜欢的。那一本本浪迹天涯的书，时常会把我带到美丽的川西、美丽的藏区，去喝酥油茶、吃糌粑，虔诚地点亮一盏盏酥油灯。遥远的尼泊尔，雪山之都，那远山的呼唤，引得我们为之走过神山圣湖。梦想着，终有一天，我也可以走近这个美丽的国度，点上提卡，让幸福永驻心间。心，早已像振翅欲飞的鸟儿。身未动，心已远。

摄影具有无限的魅力，表现着作者独特的情感。从一幅幅画面中，我可以渐渐地读出作者深邃的思想、强烈的感情和对生活无限的热爱。很多人，可以用一种快乐而独特的方式生活着，而对于我们来说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呢？书，引得人深深地思索，进而获得一种明澈。不禁想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，在人类浩繁的工具中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无疑是书，它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。

我喜欢读林青玄的散文。他告诉我，回到最单纯的初心，在最空的地方安坐，让世界的吵闹去喧嚣它们自己吧。我们只愿心怀清欢，以清静心看世界。当我心情消极时，就读木心的作品。他说，真正的成熟，是在经历过太多事情后，依然能够将内心与这个世界进行剥离，享受人生而不沉湎，历经沧桑而不消极。当我感觉生活无趣味时，就读汪曾祺的散文。平淡的生活小事，居然可以写得如此有滋有味，妙趣横生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，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敏锐的心灵，才是最大的幸福。

于是，书店和图书馆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每逢节假日，我都喜欢在那里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。音乐悠扬，宁静而美好。我慢慢地翻动书页，仿佛和一个知心的朋友在轻言细语地交流。太阳像是淘气似的，在书页中游走。看到开心时，我会忍不住发笑；而悲伤时，也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。我静静地翻着书，品读书香阵阵。捧在手心里的，似乎不仅仅是一本书，而是一份五彩斑斓的生活梦想。在书中，我们可以静静地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作者对话，说着说着，连自己也会轻轻地微笑。因为，我可以读懂他，读懂了他的思想，也读懂了他的灵魂。

读书，慢慢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喜欢如徐志摩所说，带一卷书，走十里路，选一个清静地，看天，听鸟，倦了时，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。书，总给人一种开阔的眼界和不俗的情怀。生命，因读书而精彩。

改革开放前，书店里很难见到周作人的书。后来，坊间周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，特别是南有钟叔河，北有止庵，他们整理、校订的周著出版，使得人们能够很容易看到周的几乎所有作品。

几年来，我先购买了《鲁迅的故家》《知堂回想录》等，那是冲着鲁迅去的。后又买了止庵校订编选的《周作人集》和他著的《周作人传》，也可以说是冲着止庵去的。说实话，我读得并不是特别仔细。当然，对于《鲁迅的故家》还是用心读了的。我的初步收获，是对认识鲁迅有了更多的地气可接；另一个收获，是比较接受周作人对于写作的主张——写作即是“写话”。相对于写作严谨的“语体文”，“写话”更适合我的习惯和脾性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更多的识见。周著读到这个份上，也就放下了。

直到最近收到朱航满先生寄赠的《木桃集》，我才有了重新认识周作人及其著作的契机和想法。

朱先生在此书扉页上题：“此书所谈作家，皆系余之嗜者，故以木桃为题。然亦有一缺，乃所谈作家皆好知堂文章。”如今，我就是循着这个思路拜读此书的。

《木桃集》共有九个部分。每部分并没有像大多数集子惯常的做法，都要拟一个辑题，或者标出“辑一”“辑二”之类，而是以空行为示。第一部分着重于知堂文集的出版和收藏。对于不了解知堂文集如我者，可谓值得一读。在《周作人的茶饭文章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印制周作人的文章未必纸张要最佳，其实那种泛黄且略感粗糙的纸张反而更好，与周作人日常朴素的气质才得契合，而版式不必过于疏朗，字体也要略小才好，如此每页纸张才能尽量多排文字，

一本有关读书的书

苏斌

到说话》一文，在文章中他说，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 的事，我不想在这里写，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，若是由我来记述，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，但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，所以觉得不很合适。我想说的是，知堂除了不辩解，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“寿则多辱”。此言本是周作人翻译的兼好法师的话，他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中数次提到这句话，甚至还刻有一枚“寿则多辱”的闲章。这四个字，正好印证了知堂晚年凄惨的遭遇，恐怕也有着他自己内心的反省、挣扎。

朱先生还说到罗孚。罗孚著有《北京十年》。当初我购这本书的因由是，我儿子在北京安家后，邀我小住，我就想多了解一些北京，看此书名以为是介绍北京风物什么的，就买了来。一读方知是罗孚羁留北京十年的交际、见闻、掌故等，也正合我意。朱先生特别提到罗孚与知堂的交往和文章的师承。而罗孚羁留北京，也是有其特别的便于说的因由。但他也不辩解，是否也是师承了知堂的不辩解？人弄政治，政治也弄人。

写黄裳和谷林的几篇我都很喜欢。黄裳的集子我大多都购存了，尤其喜欢他在书扉上题的文字。比如：“前跋所及同游诸人，只叶圣翁健在，年近九旬矣。纸墨之寿，永于金石，何况其余！信然……”谷林曾义务为《读书》杂

这样可以前后照顾，对于了解周氏作文的章法更易理解。”我最近自印了一本书，即是纸张泛黄、每页尽量多排文字的书，朋友们看了提出批评，说字号太小，每页排文太多太密。看到朱先生的论说，似乎找到了依据，特别认同。另一个比较认同的，是周作人文文章的日常朴素的风格，我在阅读《鲁迅的故家》和《知堂回想录》时比较能够体会。但在《周作人集》中，却觉得他抄书太多，我不习惯。当然我不习惯不一定不好，我在看别人谈周氏文章时就经常看到有许多人反而觉得好，据此我就不再说什么。

《知堂谈吃》的集子，朱先生举了几个出版的不同版本。我几年前买过一本，书不在手边，记不得是哪个版本了，恐怕只是收入文章的多少不同吧。我印象深的，是谈北京的美食和他家乡的吃食多一些。对于北京的美食，有人说是贫民的食物，比如“驴打滚”，就是糯米团子滚芝麻，却没有江南的藕节里边塞糯米煮熟了蘸糖好吃。还有什么茯苓饼，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“说的比唱的好听”，其实既不怎么好吃，其药用价值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还是关注一下周氏对于吃的态度更有意义。他对于吃肉有一种反感，而倾向于吃素。这是我所认同的，虽然我是蒙古族后裔，但早已被汉化了，不喜欢喝牛奶和吃肉。

第二部分连续六篇文章的副题都是以“关于”开头的，是关于周著的有特别研究的文章。前四篇论说周氏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的几个集子，后两篇则论说解放后出的《知堂乙酉文编》和《知堂回想录》。我说过，知堂的书我看得少之又少，朱先生的介绍和论说又是那么条分缕析，有时候甚至像一个文字侦探。他搜寻了许多知堂的书，知堂书的方方面面、角角落落，似乎都叫他搜寻、爬梳周著的版本优劣，还论说周著的文章之美、语言之美，以及周著的师承和思想。他特别看重周著的《药味集》和《知堂乙酉文编》呈现出来的苦茶味，我却一头雾水。不是他没说清楚，而是我读的知堂的文章少，不能对上号，倒是勾起了我以后要多读一些知堂文集的欲望。所以，我只能就我读过的《知堂回想录》上说几句。

《知堂回想录》，正如朱先生所说，这里最为人关注的是一件件事情，一是周作人与鲁迅关系的破裂，二是他出任伪职。关于与鲁迅关系的破裂，他在此书中抄录了自己 1940 年 5 月所写的一篇文章《辩解》。用朱先生的话说，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机智。怎么个机智法，有心的朋友不妨读读《知堂回想录》原文。再就是他出任伪职，知堂则有《从不说